

望婚崖

WANGHUNYA

笑青



上海文艺出版社

2 038 9862 0



望婚崖

WANGHUNYA

青 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内 容 说 明

这是长篇小说《朱蕾》的姐妹篇。

本书描写了年轻一代地质队员及其周围众多人物的工作、学习和爱情追求等别具声采的生活。

作品赞美那刚直、豪迈、积极献身于人民事业的实干精神和创造精神，同时尖锐地告诉人们：个人主义和官僚主义是斜横在前进道路上的绊脚石。

责任编辑：丁元昌

封面设计：何礼蔚

望 婚 崖

奚 青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17.25 插页 2 字数 356,000

1980年11月第1版 198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0,000册

书号：10078 3185 定价：1.15元

目 录

问	1
一 如梦令	3
二 八哥与小鹰	15
三 自封的外号	23
四 向人民负责	30
五 队长真好	37
六 正直	52
七 “自从林黛玉一死”	63
八 扑克桌上	69
九 篝火	77
十 “小白龙有六丁六甲护卫”	88
十一 蛰钻	97
十二 后撤令	104
十三 咱们是一家人	118
十四 诸葛亮如何批示	126
十五 可惜没有摄影师	134
十六 静萃山庄	141
十七 “进尺风”吹	154

十八	记者来访·····	162
十九	三句话不离本行·····	177
二十	愁·····	183
二十一	垂钓·····	192
二十二	追索·····	206
二十三	葡萄院——化验室·····	213
二十四	“我比老虎还饿!”·····	229
二十五	电探·····	241
二十六	情怀·····	247
二十七	初恋·····	255
二十八	沙岗之夜·····	274
二十九	不知自己姓啥·····	282
三十	觊觎·····	295
三十一	毛主席叫我们来·····	307
三十二	掰生·····	321
三十三	三岔口·····	337
三十四	二仙井与窦王箭·····	347
三十五	望婚崖边·····	358
三十六	竹竿子上炕·····	373
三十七	十八里相送·····	388
三十八	棱角·····	412
三十九	心灵的镜子·····	423
四十	顶住啊,顶住!·····	440
四十一	记者再访·····	457
四十二	“爱情晚会”之后·····	477

四十三	冒汗岭上.....	489
四十四	鼓乐喧天.....	498
四十五	象是我妈妈.....	505
四十六	推——拉.....	513
四十七	“海外有仙山”.....	522
四十八	最后三分钟.....	532
四十九	下回分解.....	538

问

你，爬过山么？

——不是公园里的假山，也不是城郊铺着石阶、布设亭台的小山，不是万寿山、千佛山，也不是越秀山或独秀峰；这里说的，是那顶天立地、苍苍莽莽、嶂叠峦峭的深山、大山、洞山或者雪山……

古人说：夷以近，险以远。是的，那飞峰石林的峻美，九天落瀑的壮观，幽洞化石的奇妙，绝壁冰梅的俏艳，还有草原蹄飞，沙丘迁变，海市蜃楼，冰桥雪幔……无限风光景物，多在深山大壑或人迹罕到之境。

人们羡慕地质队员：他们是大自然一切奇光异彩、巍观伟势最丰富的阅历者，是社会主义祖国大好河山最豪迈的欣赏家。当然，更羡慕的是：他们从没有路的地方踏出了路；铁锤叩敲之处，沉睡亿万年的山岩苏醒了，神秘的地质发展史揭开了；在那勇敢的足迹后面，留下无数的矿山、油井、电站、水源……

人们也常常以赞美或向往的口吻，谈起那些与崇山为伴、以四海为家的地质队员们。这种谈论，往往喜欢摄取那别具诗情画意的图景，或渲染某些传奇性的色彩。然而，真正了解志在险远、勇敢乐天的地质队员们，了解他们的艰苦奋斗，了

解他们的革命情怀，了解他们壮丽的青春生活，还是不容易的。

你，愿意走进一个地质队，去和那些男女地质队员们结识一下么？

— 如 梦 令 —

都说：一个房间的面貌，可以反映出主人的性格和情趣。不错，女地质技术员梁梦的住室就是这样。

她住在三六八地质大队新建成的办公楼里。一、二、三层是办公室，四层是机关单身宿舍。这是四楼东侧朝南的一个房间。一张单人床，铺着洁白的床单，叠得整整齐齐的天蓝色的被子上，罩着一块绣着小花的纱巾。靠南窗是一张写字台，上面摆着一个构思新巧的珊瑚台灯和一面心形的镜子。旁边的书架上，排着满满的书籍：上层，一部分是马恩列斯和毛主席的著作，多半是古今中外的一些文学名著；下两层，是地质技术书和杂志。墙上，是一幅清新的国画《漓江船妇》。床头上方，则是一张镶框的大幅艺术照片：在一个六角形的竹叶相衬的园林窗洞里，浮现出一张情逸态美的少女的脸。照片上那双含笑的眼睛，正对着房门的绿绫窗帘，似乎在观赏着窗帘上那幅形象逼真、呼之欲应的苏绣——《猫》。窗台正中，是一盆玉蕾点点的茉莉。站在窗前，在赏花品馨同时，可以眺望远处的横云山和座落于东麓的大半个山城——林冈市。

整个房间洁静，谐雅，给人以舒适愉快之感。有人开玩笑

说：梁梦的房间不象是地质队员的宿舍，倒象一位女演员的住所。这话，自然经不起推敲——“试问：难道女演员中就没有邈邈人？而地质队员又为什么不能把环境布置得优美一些？”梁梦把开玩笑的同志问住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除了少数几个姑娘外，男同志们（包括一些地质技术人员在内）都不大登这间芝兰之室。一是怕坐脏或坐皱了主人的床单，再就是烟灰和烟蒂无处磕放。有的同志曾悄悄把烟蒂丢在花盆里，梁梦发觉了，立刻提出最强烈的抗议。

这是一九六四年夏末的一个星期日。上午，还丝溜溜的有些爽风，转过中午，却渐渐闷热起来。在地质大院门口，一字排开的白杨树上，群蝉赛着韵儿叫：“知了，知了……”

它们可能真的“知了”：这天气，正憋着一场雨呐！

大队人马都到野外勘探工区去了。大院里显得空空落落，冷冷清清。有人邀梁梦去市里看电影，她不去；党委马书记叫她到后面家属院去吃饺子，她不肯；她自己用煤油炉煮了碗挂面，没吃几口，又撂下了。她躺在床上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于是伏在写字台上，信手翻起《唐诗三百首》。不知读到哪一首感伤诗，蓦然触动了心底的酸楚之处，她咬咬嘴唇，两颗泪珠不觉涌上眼眶。

二十五岁的人了，一向聪明、自信，到底碰上了什么伤心事呢？是不是工作中有什么不快呢？——不，她现在地质科比较负责的技术人员，工作也还顺手。是不是在恋爱中遇到了什么波折呢？——也不是，她还没有男朋友。那么，是不是年龄渐长，看到一个个恬美快乐的小家庭而顾影自怜，心头怅惘

呢？——不，更不是。她是个心性高傲的女子，不是那种朝夕慕念小夫妻生活的目光短浅的人。

日历的即页上挂着个黑纸条——今天是她母亲逝世的四周年。梁梦缅怀母亲，也为自己政治上的某些境遇不遂而苦恼。她伤怀过去，也忧思现在……

她从抽屉里取出一张剪了半边的母亲的遗照，捧在手里，凝望着。大滴大滴的眼泪缓缓流下来，滚过双颊，落到胸襟上。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的女郎，娇媚的脸上，闪动着一双深情、幸福的明眸。这是母亲婚前的留影。谁会想到，这个和床头上梁梦的少女照面容非常相象的花一样的美人，后来竟意想不到地遭霜罹雪，凋零衰落了；四年前，她又猝然离开自己唯一的女儿，长辞于人世……

母亲是在苏州一座漂亮的园林院里长大的。十九岁，到重庆与一个比自己大十岁的国民党上校结了婚。一年后，生下个小女儿。不久丈夫调任西北，将妻女暂寄渝州，说不久即来接取。谁知半年过去了，音讯渐稀；一年之后，消息竟杳；待母亲辗转找到西北，方知丈夫又已出任驻外武官；直到日寇投降后，终于在杭州找到他的下落时，这位接收大员已经接收到三个姨太太了。母亲一气之下回到苏州，过起活寡的生活。她期望：当丈夫与那些乌七八糟的女人混够了，在花天酒地的生活中醒过来时，他会负疚，会记起自己忧患的前妻和娇小伶俐的女儿……可是，她的希望成了泡影。解放军渡江以后，这个狠心的家伙竟连一纸明信片也未留下，惶惶地逃到海外去了。

这简直是一场噩梦。她恼恨，诅咒，绝望了。她把女儿的

姓和名全改了，随自己姓梁，易名为梦；并把丈夫的遗物和照片统统烧掉……梁梦现在手中捧着的照片，便是母亲从婚前的双人照上剪下来的一半。

解放后，母亲再没有嫁人。不管亲戚朋友怎样苦心相劝，她毫不动心。她当了小学教师，悉心抚育和自己相依为命的女儿，并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女儿身上。梁梦自小聪颖，懂事早。母亲向她讲述了自己恬适的少女生活，讲了青春时代对生活的憧憬和追求，也讲了后来的飘零和凄苦……象浇花一样，母亲把自己的心灵、思想和性气渐渐灌注到女儿的心田里去了。梁梦痛恨父亲，同情和钟爱母亲。她立志发奋读书，长大了有所作为，用以报答母亲的抚育，为母亲争一口气。

一上小学，梁梦便崭露头角。她学习成绩佳，口齿好，能歌善舞，常常参加市里的演出。后来，她被选为少先队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同学尊敬，老师喜爱，母亲欣慰。母亲把一切家务担起来，以便让女儿全力以赴读书学习。上了中学，梁梦入了团，当了学生会干部。母亲发现她有文艺才能，便着力培养她。全市中学生作文比赛，她获得头奖；她的诗歌朗诵，被省电台录了音；由她编导和参加演出的反映学校生活的话剧，赢得了观众的好评……

十七岁的梁梦，以优异的成绩从高中毕业了。母亲问长得和自己一样高了的女儿志向是什么，梁梦自信地说：当一个象××那样名满全国的女作家。是的，她要为自己开辟一个广阔的生活天地，用自己未来的成就和荣誉来抚洗母亲心灵上的创伤，给母亲的夙愿以寄偿和安慰。

梁梦没有报考大学中文系或新闻系，而毅然投考了地质

学院。母亲担忧地问她：“梦，以后去搞地质勘探，你吃得了那份苦吗？”梁梦眉毛一扬，胸有成竹地说：“古往今来，一切有作为的女性都不是出自芳园温圃。要当作家，就不能蹲在书斋里，必须象蜜蜂一样飞遍山野，采撷百花而酿醇蜜……”她向母亲讲了自己的抱负：有那么一天，她的作品将驰誉中国和世界。在作者自传里，她要写出自己的身世。——如果那个狠心的抛妻弃女的老家伙还活着的话，叫他看看：在母亲的苦心抚育下，梁梦出脱成一个何等杰出的人物啊！……母亲听到这里笑了，笑得那么甜美，苍白的脸上泛起难得的酒醉般的红晕……

梁梦热爱新社会，感谢党为青年一代开辟了无限广阔的前程。如果在旧社会，她尽管才貌出众，但说不定会象母亲一样被人玩弄和遗弃。而今妇女的地位完全变了。她受到同学的钦敬，组织上的器重，一入地质学院便担任了系学生会主席，不久被选为学院学生会副主席、市学联委员，成为一名出类拔萃的人物。她聪敏，大方，学业优良，且显示出少有的组织才能。她经常抛头露面，在全校很有名气。一次学院和电影制片厂演员联欢，梁梦出面主持。她热情，洒脱，充满活力，那琅琅的口才和临场应对的能力，使联欢会平添了诗意和声采。不少同学在下面说：看，梁梦多么象一个电影演员啊，一个出色的演员……

学院一位副院长很赏识梁梦，常常邀她到家里去玩。在校园里或街上，有那么多相识的和不相识的同学，向她打招呼，点头，表示敬意。这，使她感到一种鹤立鸡群的骄矜和快慰。假期回家，她交给母亲一个厚厚的纸包，打开来是一叠叠

热情的求爱信，还附着一张张着色的或不着色的照片。母亲看到女儿这般出众，十分赏心悦目。她问女儿：“你倒是看上一个没有？”梁梦傲然摇摇头：“半个也没看上。就是看上了，也不谈。”是的，她象一个奔赴远大目标的赶路人，无意留恋于身旁爱慕的眼光和亲昵的呼唤，只管昂首阔步地向前走去。母亲理解女儿的心意，联想到自己的前鉴，从心底赞赏女儿的刚强和果断。

母亲问她入党没有，梁梦的脸色黯淡下来。

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入党申请书递上去一年多了，却迟迟不见佳音。叫她——全院学生会副主席、市学联委员，向同年级一个来自农村的小伙子——年级党支部书记汇报自己的思想，征求组织上的意见，她总感到别扭，甚至有失身份。她很少与这些基层党团干部谈心。她有理由：太忙了。她以为，象她这样的人物，只消自己熟识的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向年级党支部打个招呼就行了——她可以象步入宴会厅一样，从容、惬意地走进党的大门。可是，一年过去了，年级发展了两名新党员，她却一直也没有接到“请柬”……

母亲的询问使梁梦赧颜，同时也撩起她心底的一股咎怨。

当下一个学期开始了，那个穿着乡式对襟褂子的土里土气的党支部书记主动找上门来，同她作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后，梁梦才如梦方苏，摸清了底细。党支部书记在充分肯定了她的优点和成绩后，毫不含糊地指出，她有明显的骄傲情绪，比较脱离群众，希望她克服家庭的一些消极影响，认真改造世界观，争取思想上入党。对此，梁梦感到意外，也很反感。她表示：自己搞的是抛头露面的工作，容易叫人产生这种印象；

对于党支部提出的问题，她可以考虑，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这天夜里，梁梦躺在床上，心里一阵阵发凉、发酸：一年来，自己卖劲地搞社会工作，使学生会工作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得到分管学生会领导工作的副院长的好评和市学联的肯定；不想党支部却鸡蛋里面挑骨头。什么叫“克服家庭的一些消极影响”？我们母女两个在旧社会被人遗弃，凄凄惨惨戚戚，有何不良影响而言？什么叫“认真改造世界观”？我从少先队到共青团，奖状能贴满你家一面墙，还往哪儿去改造？哼，你小子有啥了不起的？还不是凭个好出身，高中就入了党。论能力，论威信，我拨出个零头就够你用一辈子的了！

梁梦得出一个结论：“风流灵巧招人怨”。假如自己毫不出众，就象那个土小子一样，只给人以埋头苦干、勤勤恳恳的印象，很可能早就入党了。只是由于自己不同凡响，又不肯向党支部殷勤鞠躬，所以才招得这班人的明嫉暗妒。她找到副院长，倾吐了内心的怨怼和不平。副院长答应找系总支和年级党支部谈谈，促进促进。可是，半个学期过去了，副院长“促”了几次，并无“进”效，梁梦愈加感到冷落。她想：古代还讲个“士为知己者死”，如今自己拚着劲干，却不得党为“知己”，实在叫人心寒。她心灵深处，蠕动着股股愤懑……

她对社会工作再也没有从前那种热情了，后来索性甩了手——党员不是先进吗？好，请他们去干好了！干出我那个样子来给大家看看！

这时，梁梦在三年级。不久，全国青联组织一个大学生代表团出国访问，市学联分配一个名额给地质学院，并示意：

可否考虑让梁梦去。鉴于梁梦思想和工作上的消沉，学院党委几经研究，推选了另一个学生代表。为此，梁梦更加恼火，接着以“身体不佳”为由提出辞去学生会副主席的职务。副院长出面挽留，劝慰，也对她提出委婉的批评。碍于副院长的面子，她没再坚持辞职；但梗块在胸，无论如何也难以消融，对于学生会的工作，自是愈加冷淡了。

她想：让学生会的工作窝囊一阵才好，这样一来，也就显出她以往的成绩和她的份量了。谁知她搞得太过份了，因而招得上下左右的不满和非议。在下一届学生会选举时，她竟意外地落选了。

梁梦作梦也没有想到，她会落到这一步田地。她有些后悔：不该“拿把”拿过了头，把事情搞糟了。承认错误么？去找副院长予以挽回么？不。她分析一下形势：再有一年多即将毕业，重攀威信的高峰已无余地，入党则更不可能。她要求自己把精力用于功课上，寄希望于离校后的未来……

此后的一段大学生活中，尽管党团组织一再给她以热诚的鼓励和帮助，可她却日益感到冷落——离开受人尊崇的青年核心的位置，她是非常不习惯的。她竭力以不屑一顾的缄默和矜持掩饰着内心的空寂；可是，那双黑莹莹的大眼睛里，却再也难以闪射出桀骜昂视的亮光了。

母亲得知女儿的跌落后，心情非常悒闷。后来，听到女儿毕业后分配到西北乌兰布和沙漠地区工作的消息后，更是忧心如焚。一九六〇年，也就是梁梦大学毕业后的第二年，母亲突然患心肌梗塞死去了。梁梦认为这是自己的过失所造成的大不幸。她悔，她恨——悔自己枉自聪明，功亏一篑；恨自己

折了前程，贻害了母亲……

来到三六八地质大队后，梁梦埋头干了两年，得到上下一致的好评。不管是谁，都承认她聪明，能干，是个不可多得的女技术员。马书记很赏识小梁的才干，把她从野外分队提拔到大队地质科，出差开会也常常带上她。后来，又让她担任了大队团委委员和工会宣传委员。梁梦又活跃起来了，成了三六八吃得开、叫得响的人物。有人在背后说：“看，梁梦的聪明、干练和那伶牙俐齿，还有现时的处境，多象《红楼梦》里深受贾母宠爱的王凤姐啊！”是的，梁梦自己也喜孜孜地感到：沉下去几年，如今又浮升起来了……

不过，这种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梁梦很清楚，千里行船，不可能有长久的顺风。她深知自己还缺乏一面高大、坚实的白帆——共产党员的光荣称号。只有具备了这样一支帆，她才能“好风凭借力”，把一度飘摇滞荡的理想小船驶向明朗的远方。在半年时间里，她打了两次入党报告。马书记热情鼓励她，机关党支部立即吸收她参加党课学习，后来还让她主持要求入党同志的一些会议和讨论。可是，半年过去了，一年过去了，两次组织发展，都没有梁梦的份。她终于搞清楚了，原来是队长、党委副书记夏涛和另一个兼任机关党支部书记的党委委员从中作梗。他们承认她有才干，有成绩，但说她有些浮华，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比较浓厚，要求对她加强培养，进一步考验。据说这种意见在机关党支部和大队党委内占微弱多数。后来，马书记安慰她：“小梁，你不要想得太多。这件事，由领导上替你考虑。半年，最多再有一年，你的组织问题就可以解决。”